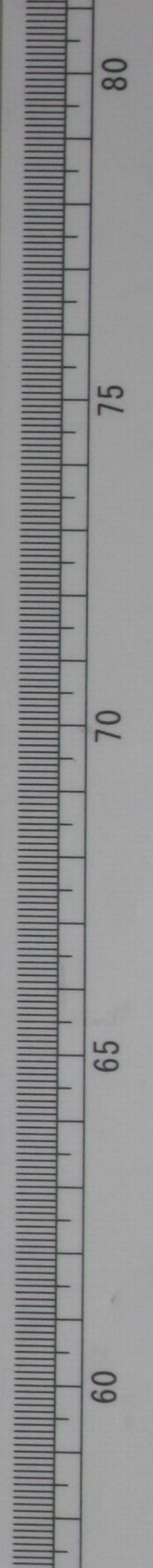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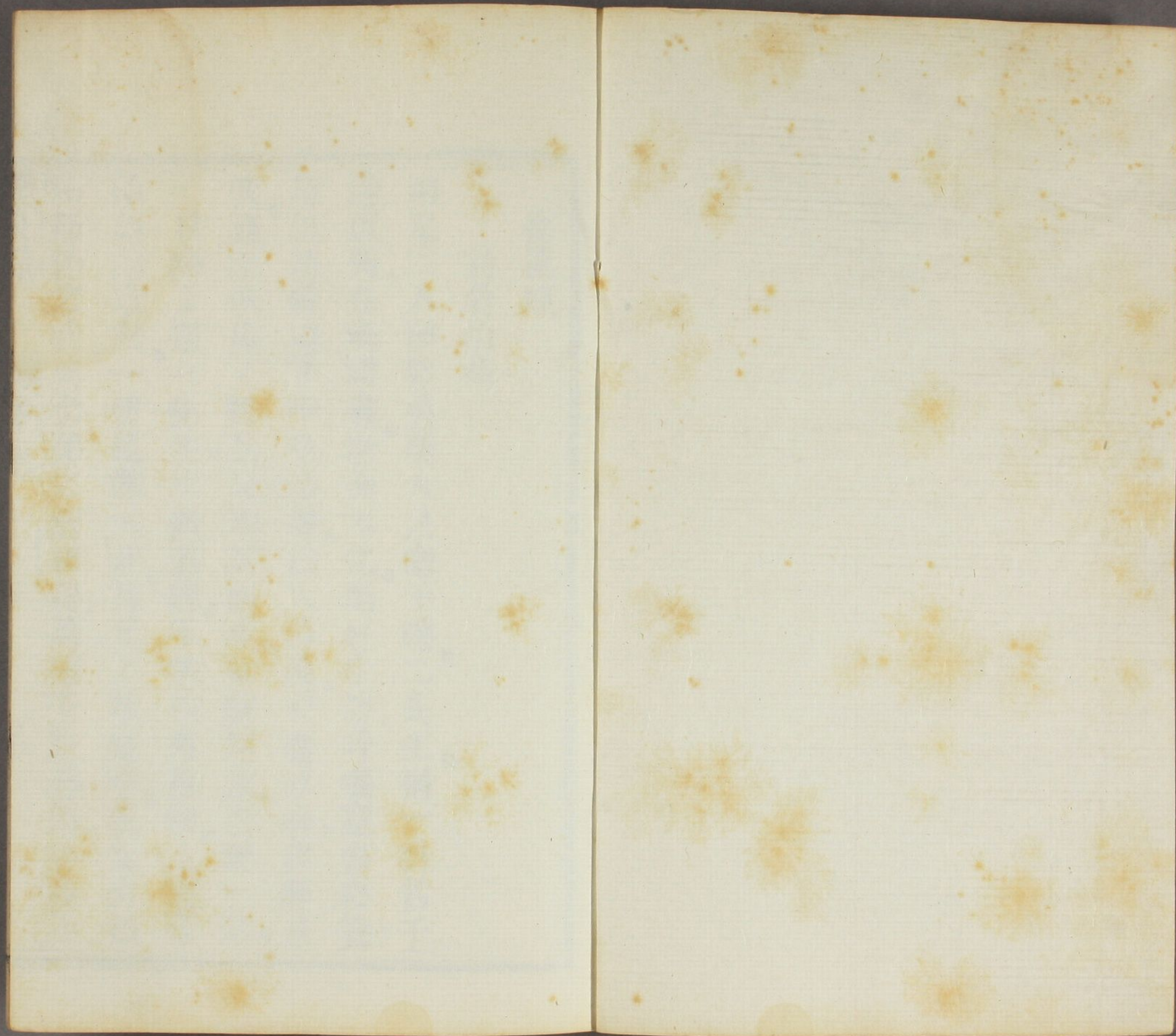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01
2





傷流類

詩翁治病

弟兄二人祖籍吳縣。大兄衛千總。二先生捐一掛名于總虛銜。在鄉讀書。滯而不化。酷好作詩。吟哦竟廢寢餐。詩思時縈魂夢。咿唔咕啞。已入詩魔。因魔成癖。因癖成疾。竟至臥床不起。其兄知其病重。延醫調治。百無一效。一日路上遇一先生。岸然道貌。手執白布招帖。上寫專治詩詞歌賦。一切疑難大症。其兄上前施禮。說先生招帖所治之症。與舍弟之病相符。萬望玉趾辱臨。拯救小

弟餘生先生曰。治此症不必登堂入室。到門一望而知。然必須親造貴府。方知病之深淺。攜手請至其家。先生一看街門對聯。上聯是門藏珠履三千客。戶擁貔貅十萬兵。先生說此症在上焦。乃氣壅之病。不治定要憋悶而亡。其兄曰。何所見而云然。答曰。你看尊寓小小門戶。焉能藏得下三千珠履。擁的十萬貔貅。豈不活活張死。式先用疏通之法。乃改曰。門迎珠履三千客。戶統貔貅十萬兵。如此治法。外症可愈。又望裏走。見庭柱對聯。上聯子應承父業。臣必報君恩。先生說此病在中焦。乃

上下倒置。陰陽不和。霍亂之症。必須調其陰陽。分其上。下其症可痊。改曰。君恩臣必報。父業子應承。如此分解。腑症可瘳。讓至書房分庭抗禮。先生說請詩翁出來看。病千呼萬喚。只見詩翁。淫衣偃僕。手執竹杖。躑躅而出。雙眉緊蹙。一目也邪。口內呻吟不止。面上滯氣不化。來至先生面前。徐徐執禮。先生問曰。老詩翁貴恙。却不必診脈。自要捧讀佳作。卽知病之重輕。詩翁曰。請教先生。此症自必別類分門。不知何者尙輕。何等最重。先生曰。此症有四怨。三愁。五病。詩思鬱於內者怨也。阻於外者

愁也。逆於心者病也。三者有其一，必為癩，為魔，為瘡，為疹，為蚤，死。詩翁貴恙不在此列。詩翁曰：此論足見高明。使小子頓開茅塞。若論區區之拙作，茹古含今，中藏奧妙，旋天斡地，深造玄微，豈能盡窺全豹。只好畧見一斑。先將近作二首為我先生述之。足徵醞釀功深，包羅萬象矣。詩曰：我本蘇吳百多兄，納掛官布從閭店發。綢向浙船寒，窗菜風穿噓。床柴虱爆乾，那堪三兩個天刮喫。陳團先生不解所謂。詩翁曰：不怪先生不解，我費盡千鍾百練之功，始有此擲地金聲之作。庸手俗目，何能望

其肩背解曰：我本蘇吳百

言我是蘇州吳縣百姓也

多兄納掛官布

言後取浙船細紗

布從閭店發

言先時家富在閭

綢向浙船

言後取浙船細紗

窗菜風穿噓

言貧苦菜禦冬

床柴虱爆乾

言後取浙船細紗

那堪三兩個

言後取浙船細紗

天刮喫

言後取浙船細紗

先生一聞此詩

言後取浙船細紗

不禁喟然長嘆

言後取浙船細紗

說此病已入膏肓

言後取浙船細紗

四肢

言後取浙船細紗

百骸腐臭壅而不下

言後取浙船細紗

五臟六腑

言後取浙船細紗

詩毒閉而

言後取浙船細紗

不通，即扁和

言後取浙船細紗

復生亦束手無策也

言後取浙船細紗

然我別有良方，可一試之。其兄諄

言後取浙船細紗

求救命，先生說拏紙來

言後取浙船細紗

先開應用之藥，上寫板橙一條。

麻繩四根，乾柴兩捆，硫磺二斤。治法：將病人仰臥橙上，用繩縛好，硫磺加於柴上，一火焚之，其症立愈。其兄曰：如此治法，豈不要命？先生笑曰：燒雖燒死，却省得他再放屁。

蒙師問虱

一蒙師見內東少艾，語言之間，常帶輕薄。學生銜恨，一日早起，與學生背書。先生身上有一虱子，學生說：這虱子好像我媽身上的。先生大喜，以爲此說有因，忙問曰：你媽虱子如何到我身上？答曰：我媽虱子爬在我父親

身上，由父親身上爬在師母身上，由師母身上爬到我身上。師傅身上先生大怒曰：你這孩子知道的太多了。學生曰：師傅不要生氣，以後師母有虱子，還叫他爬在我父親身上，就是了。

教官對

有一窮教官欲求有錢之秀才幫助，特出對以難之曰：老教官窮，教官老，當益壯窮，當益堅。老大窮，堅教官，秀才一時對不上。忽見教官兩個小兒子在院中玩耍，秀才說有了對句了。大兒子小兒子，大則以王，小則以霸。

大小玉八兒子

先生晝寢

教讀先生最喜白日睡覺。學生功課日漸荒疎。東家憂之。一日來書房閒談。問先生學生現講何書。答曰論語。東家曰。請先生將宰予晝寢一章。講與學生聽。先生已知其意。乃講曰。宰是宰殺之宰。予者我也。寢者睡也。東家曰。先生講差了。宰予乃人名。分開講。豈不割裂語氣。先生曰。東家倒不必如此費心。我與你說明了罷。你就是宰了我。我也是要晝寢。

屁精

人之氣血下行爲順。上行爲逆。屁者穀氣下泄也。打胡說者謂之屁。作謬文者亦謂之屁。腐氣上行也。近今打胡說者滿天下。作謬文者遍人寰。於是積眾屁以成大屁。年深日久。竟成了一箇屁精。這屁精在幽谷中養氣。息聲千有餘年。偶撒一屁。聲震山谷。氣貫雲霄。人觸之則靡。物遇之則摧。蕩蕩乎人在屁中。屁塞天外也。閻君知屁精爲虐。差鬼捉之。眾鬼來至谷口。正值放屁之時。被屁一冲。翻觔斗。仍折回森羅殿前。閻君不勝駭異。判

官曰。曷不請布袋僧收之。王請布袋僧至。以布袋堵谷口。將屁精搗之袋中。來問君殿前覆命。問君看那布袋。鼓蓬蓬。如假名士。外柔內虛。中無一物。突見一股黑氣。破袋而出。投入輪迴。脫生一教書人家去矣。及長大。那有書香。滿臉屁氣。依然說屁話。作屁文。由屁童中。屁生。值大屁之年。入大腸。坐尿號。出譬如爲山題。作了三篇屁文。一首屁詩。遇一屁房師。荐之屁主考。中了屁舉人。挑一屁縣令。坐堂滿口放屁。考試專取屁文。屁聲洋溢。聲聞於憲。究出屁精。一斷因果。竟置諸大辟焉。

學師讚禮

學官愛講禮節。處處執禮。讚禮生常川在署。無論作何事。均要讚禮。一日老師撒尿。禮生讚曰。站拉褲。撒再撒。三撒。捧禮畢。師母撒尿。亦要讚禮。讚曰。蹲撩裙。澌再澌。三澌。擠禮畢。老師行房。亦要讚禮。摸墊枕。幹再幹。三幹。出禮畢。師母挨衾。亦要讚禮。臥蹺腿。咋再咋。三咋。揉禮畢。

先生妙喻

一鄉下訓蒙先生。在館遇雨。東家使長工持傘送之。回

家行至中途。先生問長工識字不識。答曰豈止識字。還會作詩。先生說。何不以送我爲題。作詩一首。長工說。先生不要怪我。詩曰。山前山後雨濛濛。長工打傘送長工。酒席筵前分上下。一年工價一般同。先生大怒。說你敢與我比。並明日一定告訴東家。次日來到書房。遇見奶媽送學生上學。將長工之事告之。奶媽說。他也配比先生。我才與先生一樣呢。先生詫異。問如何一樣。答曰。我也是哄孩子。你也是哄孩子。豈不是一樣。先生又與奶媽爭吵。適東家接一妓在家。出而勸之曰。先生不必生氣。氣先生倒與我一樣。問何故。妓曰。我用下頭嘴掙錢。你用上頭嘴掙錢。豈不是一樣。

背送

教書先生開館日久。未見有送學生者。遂將三字經掛在竿頭。懸之門外。爲招學之望。懸之許久。仍未見送。私心自揣。必因學館路遠。恐學生跋涉之故。只得又出招帖。上寫學生年小力微。難堪往來勞動。如有肯送來學。情願背接背送。此帖一出。送學者接踵而來。一日先生背學生行至中途。背上學生。遇一同窗者。在先生背上

呼曰。恕罪恕罪。我就不下先生了。

刻板

一先生最愛放屁。將椅子挖一窟窿。爲放屁出氣之所。東家見而問之。先生因述其所以然。東家曰。放屁只管放屁。何必刻板。

蘿蔔對

東家供先生飲饌甚薄。每飯只用蘿蔔一味。先生怨而不言。一口東家請先生便酌。欲考學生功課。先生預屬曰。令尊席前。若要你對對。你看我的筷子。夾何物。卽以

何物對之。學生唯唯。次日設席請先生。止坐。學生側坐。東家曰。先生逐日費心想。令徒功課。日有成效矣。先生曰。若對對尙可。東家說。我出兩字對。與學生對曰。核桃。學生望着先王。先生拏筷子夾蘿蔔。學生對曰。蘿蔔。東家說不佳。又曰。綢緞。先生又用筷子夾蘿蔔。學生對曰。蘿蔔。東家曰。綢緞如何對蘿蔔。先生曰。羅是絲羅之羅。葡乃布疋之布。有何不可。東家抬頭一看。見隔壁更岳廟。又曰。鼓鐘。先生又用筷子夾蘿蔔。學生又對蘿蔔。東家說。這更對不上了。先生說。羅乃鑼鼓之鑼。葡乃饒飯。

口言金
之飯。有何不可。東家說勉強之至。又出二字曰岳飛。先生又夾蘿蔔。學生仍對蘿蔔。東家說這更使不得。先生說岳飛是忠臣。蘿蔔乃孝子。有何不可。東家怒曰。先生因何總以蘿蔔令學生對。先生亦怒曰。你天天叫我喫蘿蔔。好容易請客。又叫我喫蘿蔔。我眼睛看的也是蘿蔔。肚內裝的也是蘿蔔。你因何倒叫我不教令郎對蘿蔔。

教官保升

兩教官分胙肉共爭大腸。一扯得大腸。一扯得腸油扯

泔者曰。子雖不得大菜。與誠全音君無尤焉。尤翻此等教官。其平日茹素。永不動葷。可知一日教官途遇秀才。問喫飯否。答曰。喫過了。又問喫甚麼菜。答曰。喫的是東坡肉。教官一聞此言。立刻滿口流涎。饞蟲上湧。氣斷身亡。家屬以邂逅致死。送之官。官拘秀才問曰。汝何故致死。學師秀才訴曰。昨日途遇老師。問生員吃飯用何菜。生員以東坡肉答之。不知老師因何身亡。縣官一聞此言。兩眼望上一翻。五臟神立刻出巡去了。詢悉縣官亦是由教官保升的。

白字先生

訓蒙先生愛讀白字。東家議明。每年租穀三石。火食四千。如教一個白字。罰穀一石。如教一句白字。罰錢二千。到館後。與東家街上閒走。見石刻泰山石敢當。先生誤認秦川石。取當東家說。全是白字。罰穀一石。回到書館。教學生讀論語。曾子曰。讀作曹子曰。卿大夫。念為鄉大夫。東家說。又是兩個白字。三石租穀。全罰。只贖火食錢四串。一日。又將李康子。讀作李麻子。王曰。叟。讀作王四嫂。東家說。此是白字。兩句。全年火食四千。一並扣除。先生作詩以嘆曰。三石租穀苦教徒。先被秦川石取乎。一石輸在曹子曰。一石送與鄉大夫。又曰。四千火食不為少。可惜四季全扣了。二千贈與李麻子。二千給與王四嫂。

偷酒

一先生好飲酒。館童愛偷酒。偷的先生不敢用人。自謂必要用。一不會吃酒者。方不偷酒。然更要一不認得酒者。乃真不喫。始不偷也。一日友人薦一僕。至以黃酒問之。僕以陳紹對。先生曰。連酒之別名都知。豈止會飲。遂

遣之。又薦一僕至。問酒如初。僕以花雕對。先生曰：「連酒之佳品。竟知斷非不飲之人。又遣之。後又薦一僕。以黃酒示之。不識。以燒酒示之。亦不識。先生大喜。以爲不喫酒無疑矣。遂用之。一日先生將出門。留此僕看館。屬之曰：「牆掛火腿。院養肥雞。小心看守。屋內有兩瓶。一瓶白砒。一瓶紅砒。萬萬不可動。若喫了。腸胃崩裂。一定身亡。叮囑再三而去。先生走後。僕殺雞煮腿。將兩瓶紅白燒酒次第飲完。不覺大醉。先生回來。推門一看。見僕人躺臥在地。酒氣薰人。又見雞腿皆無。大怒。將僕人踢醒。再三究詰。僕人哭訴曰：「主人走後。小的在館。小心看守。忽來一貓。將火腿啣去。又來一犬。將雞逐至隣家。小的情急。急不欲生。因思主人所屬紅白二砒。頗可致命。小的先將白砒喫盡。不見動靜。又將紅砒用完。未能身亡。現在頭暈腦悶。不死不活。躺在這裏掙命呢。」

竹苞堂

先生訓蒙。滿堂學生。無一聰明可造就者。甚憤懣之。乃寫竹苞堂三字。懸之書房。辭館而去。東家知之。來書房見匾上三字。不解所謂。請教於人。告之曰：「竹苞者。言學

生個個草苞也。乃不屑教誨之詞耳。

唆卵先生

一西賓對樓教讀。樓上居住內眷。時見紅妝旖旎。麗姝
嬌嬈甚。涎羨之時。時對樓朗誦春色惱人眠不得之句。
內眷轉告東家。東家說。且不可說破。誘他二樓設法懲
之。次日先生又對樓吟曰。春色惱人眠不得。樓上和之
曰。月移花影上樓來。先生聞此詩句。驚喜若狂。分明約
我上樓。機會豈可錯過。憧憧上得樓來。四顧無人。只見
皎綃籠翠。錦帳垂鈎。其中想有佳麗。揭帳一看。見東家

赤條條。坐在帳中。跨間物。翹然挺特。先生大窘。東家問
曰。師從何來。先生詭詞以對。曰。特來與東家唆卵。東家
說。你會唆嗎。如果唆的在行。放你下樓。先生雙膝忙跪
樓頭。兩手輕執塵柄。用口一吹。東家說。此吹為何。答曰。
若不先吹。萬一卵毛誤入鼻孔。一打噴嚏。豈不咬傷尊
體。東家大讚。說你真在行。然而我也不是。我一向瞎
了眼。竟不知你是一箇會唆卵的先生。

万字信

一人寫信。言重詞複。瑣瑣不休。友人勸之曰。吾兄筆墨

言金
邦佳。惟有繁言贅語宜去。以後致信言簡而該可也。其人唯唯遵命。後又致信此友曰。前承雅教。感佩良深。從此乃不敢再用繁言。上瀆清聽。另於万字旁註之曰。此万字乃方字無點之万字。是簡筆之万字也。本欲恭書草頭大寫之萬字。因匆匆未及大寫草頭之萬字。草草不恭。尚祈恕罪。

拋文

一先生喜拋文。夜聞有賊犬吠不止。忙呼館童曰。小子盍興乎。鹿也。吠。館童不解。又呼之曰。其有穿窬之盜也。歟。館童更不解。既至。賊已入室。又呼之曰。速興。速興。其有穿窬之盜也。館童仍不解。竟被賊人偷去。先生大怒。罵曰。我先說其有穿窬之盜也。歟。歟者疑詞也。尚在有無之間。既而曰。其有穿窬之盜也。也。決詞也。一定必有之事。汝因何不興。汝因何不興。

試對

教讀先生與東家云。令郎如今善對。一日請先生喫酒。東家當而出對試之曰。盤中魚。學生苦思不得。先生見壁上掛酒一壺。潛以嘴向牆而動。學生對曰。先生嘴。東

家大怒罵曰你媽的尿

五臟神

五味有神。五臟亦有神。故五臟得五味之養。則神守舍。而不出。有一學師終年茹素。五臟神輩腥不見。淡泊難堪。一日有人請其赴席。五臟神聞之。固無不願。隨鞭鐙矣。比到筵前。嘉肴美饌。既旨且多。五臟神齊出梭巡。每食必問。每味遍嘗。學師責之曰。爾等終年啖素。一旦茹葷。各宜默享。何得出而騷擾。既令人觀之不雅。且貽我主人之羞。以後我在外。則各守爾舍。我在家。任爾出入。

可也。五臟神唯唯遵命。異日學師。又有八請。五臟神恪遵公令。不敢擅離。直到筵畢。用稀飯之時。五臟神一時齊出。學師叱之曰。因何故犯我令。答曰。我們見了稀飯。謂是主人仍舊在家。不謂主人尙未回家。因此誤出。望其原有。

顛節禮

一先生極道學。而東家極窮。每月束脩。常常拖欠。將到端陽節。禮却是一錢銀子。用紅紙寫大哉聖人之道。一勾裝人拜匣。交學生送出。先生說。既送節禮。爲何寫此。

喜笑錄

卷七

三

四言金
一句送來。想是說教學者。亦要合乎聖人之道耳。聖人云。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又曰。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明明示我。以免追節禮之意。自好從緩。到了中秋節。禮連一錢也無。到了年節。仍舊毫無。先生只得相催。東家曰。我於端節全送過了。先生說。一錢何以抵三節。東家說。先生豈不知朱註云。大哉聖人之道。包下兩節而言。

小恭五兩

誰詐得財。蜀人謂之敲釘錘。一廣文善敲釘錘。見一學員在泮池旁。出小恭。上前扭住。嚇之曰。爾身在賢門。擅

在泮池解手。無禮已極。斂門斗。押至明倫堂。重楚爲大不敬者戒。生員央之曰。生員一時錯誤。情願認罰。廣文云。好在是山小恭。若是山大恭。定罰銀十兩。小恭五兩可也。生員說。我這身邊帶銀一塊。重十兩。願分一半奉送。廣文曰。何必分。全給了我。就是了。生員說。老師講明。小恭五兩。因何又要十兩。廣文曰。不妨。你向管全給了。我以後准你泮池旁。再出大恭一次。讓你五兩。千萬不可與外人說。恐壞了我的學規。

頭鳴

一學使按臨。有一生員入場時。置一蟬於儒巾中。巾內蟬鳴。同坐者聞其聲。自儒巾出。無不大笑。宗師以犯規。喚至。究其致笑之由。皆曰。某號生員。儒巾內有聲。故笑。宗師喚其人至前。欲責之。生員大聲呼曰。今日生員入場。被父親喚住。將蟬置於巾內。爬跳難受。生員以父命不敢擲去。宗師怒。問其置蟬於巾之故。答曰。取頭鳴之意。

遺茹

一蒙師夏月偶思食茹。因咏詩曰。東家茄子滿園間。未

與先生當一餐。其徒歸述於母。遂朝夕以茹為供。先生又覺甚苦。續云。不料一茹茹到底。呼茹容易遺茹難。

詩館對聯

一西賓見內東美而能文。心甚慕之。而無隙可乘。每日令學生對對。學生一時不能對出。挨至次日上學。始能對上。先生稔知係內東代對。欲借對語以挑動之。與學生出一對云。千紅萬紫皆春色。學生下學。給母親看。內東說。先生另有別意。我以正言對之。對曰。百家諸子盡文章。先生見對句莊重。又出對云。春色惱人眠不得。內

東見此聯。知其設心不良。仍以正言對之。對云。詩書笑爾讀未成。先生芳心未艾。又出一聯云。樹密山高叫樵子何處下谷。內東一見此聯大怒。說此人品行不端。豈可留他教子。即使人下逐客之令。先生大失所望。乃強詞曰。要我辭館不難。必須將此聯對上。方可從事。內東曰。此乃無賴之徒。我何不借此聯為驅逐之語。以詈之。乃對曰。鷹急犬快。駝狡兔趕緊離窩。

湯圓

一鄉下先生。挈子赴館。來至城中。見賣湯圓者。指問其

父曰。此是何物。父怒其不爭氣。回曰。卯子及到館。東家整衣冠。治酒款待。東家戴六品虛銜。子拍掌大笑曰。想不到他家的卯子。要戴在頭上。

廣文懼內

一廣文甚懼內。而好賭。一日與眾秀才在明倫堂聚賭。被師母看見。一聲斷喝。聲如獅吼。學師駭極。鑽入堂鼓避之。師母指鼓罵曰。你這老不學好的。臭烏龜難為你。還是學古入官呢。如今竟成了學官入鼓。與古全音

陰間秀才

一友人假寐書齋。夢中聞哦哦之聲。見一老生就月下吟詩。點首搖頭。大有腐氣。友人趨而問焉。答曰。予下第老秀才也。生前簞屨。赴秋闈。三戰三北。下得已。集明季先輩文鈔錄成帙。挾帶入場。一時暈絕。赴冥司。與諸前輩評訟。控予穢褻經傳。王愼子功名心熱。尚無鑽刺求榮劣蹟。因得當釋命。予爲陰間鬼秀才。在鬼世界上教幾箇鬼學生。混幾兩鬼束脩。重理舊業。視八股生涯。茫如隔世。惟五七言。差覺得意。將所吟之卷。示友人。詩目中。有森羅殿應制排律若干首。鬼門關望月。奈何橋春泛。

望鄉臺晚眺。孟婆莊小飲。剝皮亭納涼。惡狗村踏青。血汚池垂釣。七律若干首。刀山歌。剝樹吟。鄴都城嘆。古作若干首。又有判官序牛頭馬面跋二則。繙閱已畢。謂老生曰。爾詩固佳。但以爾之運鬼。奔鑿鬼。膽窮鬼。工裝鬼。臉搗鬼。語鬼。頭鬼。腦鬼。逞小鬼。伎倆。使我徒然見鬼而已。老生曰。子困頓場屋五十餘年。不能掇一第。今在陰曹。仍不輟讀者。乃爲窮儒吐氣耳。友叩其姓氏。不答。問其居。停曰。館惡狗村。言已。化一陣酸風而逝。

晝寢講章



一 起學究訓蒙。講宰子晝寢一節。講句云。昔日夫子設教於杏壇之上。洙泗之濱。方進午膳。忽聞堂中有鼾睡之聲。夫子駭而起曰。斯何人也。其何也歟。回也不惰。殆非也。其由也歟。由也好勇。亦非也。其參也歟。參也日省。又非也。進詰其人。姓宰名子。在三語之科者。夫子蹴之起。呼之跪而責之曰。夏后氏以宧可雕也。殷人以柏可雕也。周人以栗亦可雕也。汝則不六不可雕也。數徂之。墻可朽也。及肩之墻可朽也。卽小子之面牆亦可不也。汝乃糞土之墻。不可朽也。吾將以擊擊之。搥擊汝而已。

失之於衛。吾將以叩脛之杖杖汝。而已失之於原壤。必須以誅少正卯之刑誅汝。方可以示衆。而刀鋸又存於魯庫之中。吾今用物誅汝乎。用何物以誅汝乎。

閨風類

蘇杭二州

一人往蘇州買一妾名蘇娘。又往杭州買一妾名杭娘。其妻立下規矩。每到蘇杭二處去。先要與妻幹一度。名爲投批。再幹一度。名爲掛號。又幹一度。名爲餞行。自蘇杭回。又要幹一度。名爲接風。如此嚴規。其夫疲於奔命。情願獨宿。一日妻興忽起。乃勸夫往蘇杭去。夫笑曰。我蘇杭到也要去。可憐我沒有盤費。妻曰。我借給你。夫曰。盤費到是小事。我實在當不起。你那投批掛號餞行。按

風

錯用醋

老翁年逾花甲。如君正在妙齡。每遇雲雨。不能賜舉。未艾之芳心。難捱不與之陽物。家有一僕姓蔡。因他年輕。呼之為小蔡。這一日老翁出門。如君將小蔡喚至房中。令他暫解飢渴。誰知小蔡未經女色。左支右絀。不得其門而入。如君着急曰。你速將鑽內油抹上。滑則易入。小蔡連忙去抹油。不意抹錯了。竟把鑽內醋抹上。鑽研良久。與窮秀才一般。又酸又澇。如君甚急。說你抹錯了。快

去再抹。小蔡另抹清油。豁然直入。暢美難言。到了極快之時。不覺大呼曰。好小蔡。好小蔡。老翁回來。走至窗前。聽見房中連將好小菜。訝之曰。我不在家。是誰在這裏。喫早飯。推門一看。罵之曰。你兩人作的好事。我問你小菜怎麼那樣好。如君答曰。小菜怎麼不好。又有油。又醋。

養百齡

百舌鳥。北方謂之百齡。各樣鳥音。無不會學。一老翁甚愛百齡。專雇一小廝。喂養不時。提到街上。謂之闖百齡。這一日天熱。與百齡洗澡。屬小廝曰。小心看守。如落一

喜談錄

卷上

四

可言金
根毛打折你的腿。屬畢出門而去。太太要支使小廝作事。小廝說小的不敢擅離。萬一百齡落了毛。要打折小的腿。老爺向來懼內。太太一聞此言。打籠內把百齡掬出來。拔的連一根毛兒也沒有。扔在籠內。老爺回來一看。百齡成了不毛之鳥。大怒說。這是那箇拔的。小廝不敢言語。太太接聲曰。是我拔的。你便怎麼樣。老爺回嗔作喜曰。拔的好。比洗澡涼快。

鬪一鬧

杭州西湖。每至春融。遊女如雲。一婦人。屋簷往西湖遊玩。貪戀湖光山色。不覺歸遲時。已薄暮。怕關城門。心中着急。乃催轎夫曰。轎夫阿哥。天色晚了。我多把銅錢打發你。與我儘力鬪一鬧。早進到裏頭去。不但我舒服。連你們也落得快活快活。

冰人

執柯冰人。敬爲上賓。自古皆然。然有幸有不幸者。新夫婦合。盪之後。燕爾新婚。如魚得水。喜而相告曰。今日若非冰人。我兩人焉能成其佳偶。何得有此快活。皆大冰撮合之力也。不可不酬其勞。我欲畫一小照。晨昏供養。

可乎。妻甚然之。年復一年。生了許多兒女。非惟不能養
膳。而且屎尿滿室。臊臭難堪。又互相怨之曰。若不是冰
人。我兩人如何受這罪孽。如何至此貧窮。賭氣將小照
扯爲粉碎。一塊一塊給娃娃擦屎。

我也擠他。

一人久客在外。多年未回。忽然歸家。兒子均已長大。見
他父親。竟會認生。到晚間上床。不免雲雨。因碍着兒子
在傍。又不敢暢所欲爲。自好在婦人身後。作隔山討火
之式。被小兒子看見。說媽媽。今日來的那箇生人。在你
身後頭擠你呢。他媽媽說。兒子不要怕。你看媽媽也去
擠他。

張三是這箇。

王二與張三同院居住。各有妻子。王二常不在家。王二
婦人與張三有私。這一日王三回家。張三正在他房內。
張三聞王二回來。無處躲避。甚覺惶恐。婦人說。你好膽
小。你自管坐在椅子上。假妝生氣。我自有主意。王二走
進房來。看見張三坐在椅子上。問婦人。他因何到我房
中來。婦人說。你不曉得。張三妹子。作出不正經事來。老

三擎刀動杖與他拚命是我好容易把老三勸過來免
出人命連累隣居王二聞聽婦人之言用手作烏龜式
在張三頭上比曰他敢情是一箇這箇那麼我走

夫妻反目

夫妻反目誓不交談如誰說話罰燒火一年相持數日
婦人尙可扎掙惟有男子慾火如焚情不可遏欲要直
言又恐認罰無奈伸過腿去用腳指挑弄其居間婦人
醒而罵曰說了誰不理誰你這是什麼緣故男子強詞
以對曰我請老八吃鴨子與你什麼相干

新姑娘

有一新姑娘出嫁回門母親慌忙接出二門見了女兒
心疼忙問你婆婆待你好不好姑娘說怎麼不好叫他
兒子與我一個被窩裏睡母親忙用話岔曰我沒問你
女婿姑娘說女婿怎麼不好一夜裏摟之抱之的母親
說這是什麼樣兒姑娘說是蘑菇頭樣兒母親急曰真
真怎麼好姑娘哭曰媽媽見了好東西就要搶人家的

被窩風大

夫妻雲雨暢所欲言爲翻騰鼓舞把一箇同被兒子擠出

被外。兒子不敢再進被窩。偷偷下地。在爐上烤火。夫妻
事畢。不見兒子。望地下一看。在那烤火。母親招呼快上
床來。地下風不小。兒子應之曰。我不上去。被窩裏風更
大。

打上頭來

一老翁。免力行房。陽痿不能進。把孤口。噙不覺鼻涕橫
流。嘆曰。我說爲何這等疲軟。原來都打上頭出了。婦人
說。能進得一米粒也好。老翁怒曰。我若有心留一米粒。
做我的倒頭飯。

轎大哭

姑娘出嫁。上轎大哭不止。轎夫抬至中途。哭的更利害。
轎夫說。想是捨不的家。我們仍然把你抬回去。何如。姑
娘在轎中慢答曰。我並未嘗哭。

賣古董

昔某甲。賣古董爲業。其媳少艾。欲偷之。媳訴於婆。一日
婆代媳臥。翁往摸之。嫗乃夾緊。以自掩飾。翁認爲媳。極
口稱讚。以爲遠出婆上。嫗罵曰。臭老賊。一件舊家伙也。
不認得。你還賣什麼古董。

饑婦看雪

一婦人最饑。說話總不離喫物。一日天降大雪。男人使到外面看下雪。沒有。婦人一看說外面飛飛揚揚。落下一天重羅白麵。不多時又使之看。下了多厚。婦人看曰。有薄脆那麼厚。不多時又使之看。婦人曰。有雙麻兒那麼厚。良久又使之看。說有燒餅那麼厚。又使之看。說有蒸餅那麼厚。男人大怒。正在烤火。拏火篋就打婦人。訴曰。我說的是好話也。犯不着拏鐵麻花打我。打的嘴好像發麵包子一般。

雙鉤蹺起

新人初夜。新郎以手摸其頭。粉膩脂濃。頗覺可愛。摸其乳。酥骨豐潤。亦覺甚佳。摸其腹。細加凝脂。均甚歡喜。及摸下體。不見其足。駭問之。則已雙鉤蹺起多時矣。

攔刀攔

媽媽最疼女兒。偏偏許了一箇。又高又胖的姑爺。到了吉期。媽媽怕女兒招架不起。親送過門。入洞房。不放心。站在窗外竊聽。候之良久。忽聽姑娘大聲呼曰。殺了人了。媽媽大驚。連忙推開門。跑到床前。一把攔住姑爺之

物不放。說姑娘別害怕。他殺不了人。媽媽摸之刀。擲兒呢。

吃齋

小兩口與一老太太同院居住。初一夜小兩口吵嘴。整鬧了一夜。第二日男人出門。老太太過來問曰。你夫婦因何昨夜吵鬧。婦人一味支吾。不肯實說。老太太說。我這樣年紀。又是同院。只管說。何必瞞我。婦人說。我們當家的實在沒出息。更鬧得不像了。忽然昨夜他要叫我給他銜之。那話我不肯。他與我直鬧了一夜。老太太說。

多年夫婦。你就給他銜一銜。有什麼要緊。婦人說。並非我不肯耳。而且我也常銜。偏偏我昨天是喫齋。

再醮

有娶後婚者。初夜交合。夫將那話放入。而婦不覺也。問夫曰。進去否。夫曰。早進去了。婦遂假蹙眉曰。怪不得我此時有此疾。

妻拒物小

一婦人嫌夫物小。每行事不遂意。輒拒之。夫甚窘。下牀解手。見院內有一酒罈。扣在卵上。捧之上牀。妻摸而罵。

曰。誰叫你下牀。去了半天。把一箇小毡毯凍得這樣冰涼的。

上臺口

夫妻欲雲雨。因碍兩子在傍。候大兒睡熟。小兒未睡。乃誑之曰。你看媽媽與你爹爹作戲。婦人騎在男人身上。作倒插蓮花之式。小兒無知。爬在他爹的身上。父惡其碍事。打他下去。小兒大哭。大兒收睡。在旁罵曰。該打該打。叫你看戲。誰叫你爬在臺口上去了。

爭上下

兩夫婦反目。婦悍而能言。夫責之曰。我是天。你是地。天在地上。豈可欺天。妻曰。我是陰。你是陽。陰在陽上。豈可落後。夫曰。以乾坤而論。是乾在上。不是妻曰。以內外而言。是內在上。不是夫曰。以男女而論。是男在上。不是妻曰。以雌雄而論。是雌在上。不是夫曰。以夫妻而論。是夫在上。不是妻曰。以牝牡而言。是牝在上。不是夫曰。是人皆稱老爺太太。是老爺在上。不是妻曰。俗言都說老婆漢子。是老婆在上。不是男人。實在說不過。乃暢言之曰。我與你行房。到底誰在上頭。妻曰。若高興。玩一倒澆蠟。

這是在上頭。

姑娘說妙

新姑娘出嫁。母親遣伴娘同往。伴娘回來。母親問姑娘。入洞房後。說些什麼話。伴娘說。只聽姑娘說妙。母親說。新過門的人。如何說得妙。乃用紙條寫不可言妙四字。交伴娘帶去。給姑娘看。姑娘看了。亦寫一紙條回覆曰。妙不可言。

相約相誘

一了。名玉奴。頗妖媚。隨侍主母。朝夕不離。主母之二

位少爺甚慕之。而玉奴持之甚堅。一語則拂然。二少仍多方調戲。一日玉奴乃說。太少曰。今夜二鼓在花園相會。以貓叫爲號。見二少亦如是約。臨時玉奴深藏他所。二少潛至花園。彼此互學貓叫。及至叫到一處。兄也喚弟也喚。見面纔知非玉奴。弟謂兄曰。如此良宵。因何至此。兄曰。我來賞月吟詩。弟曰。吾兄只知尋花鬪柳。焉能賞月吟詩。我倒口占一律。特來請教。詩曰。空赴星前約。相思恨怎消。玉奴藏若鼠。兄弟罔學貓。兄亦戲成四句。云。兄也號來弟也號。號成一對老郎貓。同病若有相憐。

意何不今宵廝對廝

恭喜也罷

三人同院居住。左右隣生了娃娃。同院人問左隣曰：你家生了什麼？答曰：生了兒子。其人曰：恭喜。又問右隣曰：你家生了什麼？答曰：生了女兒。其人曰：也罷。右隣怒曰：人家生了兒子，你說恭喜；我家生了女兒，你說也罷。未免太勢利了。可巧有一官太太過，遂指而告同院人曰：你看那不是四個恭喜，抬着一個也罷來了。

我不去

世上惟婦人最會哭。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能變國俗，抑惟婦人最會假哭。其聲雖悲而悲不由衷。聖嘆批五才子云：有聲有淚謂之哭，無聲有淚謂之泣，有聲無淚謂之號。潘氏哭夫，乃假號了一陣，至今留爲笑柄。一婦人夫死，哭之甚痛，抱棺披髮而哭。見人來，更大哭曰：我的夫呵，我的天呵，我願意跟了你去，你爲何不拉了我去。正哭的高興，被棺縫兒把頭髮掛住。婦人大驚，忙改口曰：你別拉我，我不去，我不去。

老娶

一老人欲娶後婚媽媽見他鬚髮皆白未必能事不肯
嫁之老者屬媒人曰如他夜夜有事如一夜無事罰我
掏溝一次媽媽許之初晚上床就到門未入親拜掛號
而已媽媽甚怒將老兒牽到陽溝裏令他掏完才准上
來喫飯老兒謂媽媽曰我不上去了求你把飯菜給我
送到溝裏來罷媽媽說這是為何答曰我實對你說了
罷我豈止不能夜夜有事我按頂的永遠不會有事免
得我上來下去費事

死後怕風

一人陽虛怕風雖纖細之風皆避之臨終屬妻曰我在
生沒見過風竟不知風爲何物我死後必須用扇搨之
叫他也見見風看他死後還怕不怕妻如其言以扇搨
屍不已隣嫗見而問曰大娘子天氣尙寒何必如此婦
乃詭詞以對曰拙夫臨終之時諄諄吩咐你若嫁人須
待內冷故以扇搨之言未畢夫忽還陽大呼曰你快別
搨了我只知生前之風可怕誰知死後之風更凶他纔
搨了幾扇子幾幾乎把一個小寡婦搨出門去了君子
之德可畏婦人之心更狠言訖而沒

老前輩

一婦人再醮與後夫甚睦。時值清明。謂夫曰。前夫待我不薄。我欲到坟前祭掃。夫曰。甚好。我與你同去。二人來至坟前。夫問婦曰。你已嫁我。你哭他用何稱呼。妻曰。夫是我天。他是先天。你是後天。我哭他先天。爲是。婦人於是慟哭。先天不已。夫見其哭之慟情。不自禁。亦欲同哭。妻曰。你哭他用何稱呼。夫曰。他娶我在前。我娶你在後。你稱他先天。我自好稱他老前輩了。

能喫不能幹

一老翁納一少妾。原想勉力巴結。誰知筋力已衰。不能暢舉。只好分牀而睡。其妾正在青春。呼翁過牀。屢呼不至。這一夜老翁忽覺興發。自揣頗可勝任。仍然爬下牀來。剛剛爬到牀邊。見妾赤身仰臥。情不自禁。忙之一爬。打一前失。老翁之頭恰恰跌在妾之陰上。細看尊艷。滿面紅光。異常豐潤。於是把抓口噙。又舔又咋。妾呀而問之曰。你老人家。這是什麼緣故。翁曰。我這叫能喫不能幹。

丐換形

一丐挈妻乞於市。寄宿十王殿廊下。一日乞於富貴家。歸而痛哭。妻問之曰。人生等七尺耳。彼富貴者。饜膏梁衣文繡。日擁嬌妻美妾。以為樂。而我寒餒若此。何狠心。閻老不公。一至於此哉。已而宿廊下。見十王召之入。曰。爾勿怨我。為爾易之。命鬼判先易其舌。曰。是當日將軍曲良翰。用以啖駝峯者。爾易之。則山珍海錯。可長飫矣。又易其肩背。曰。是當日昭王被鳳毛裘者。爾易之。則鸞封艾帶。可長御矣。并易其下體。曰。是當日漢武入溫柔。

鄉占三千粉黛者。爾易之則蛾眉螭首。可長擁矣。丐曰。天下之美色無窮。一人之精髓有限。骨中物必須多賜。始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王曰。此物我殿後。尚有數銅。原可挹彼注茲。奈一人之身。豈能多付。你且去。我隨後源源接濟也。丐大喜叩謝而去。至天曉。妻以殘羹賸飯。進丐大怒曰。吾將饜珍饈。勿以污我舌。又以破衲進。又大怒曰。吾將被錦繡。勿以辱我體。妻謂其顛。丐愈怒曰。我早晚以金屋貯阿嬌。鏖戰三千粉黛。看汝黃面婆何處送衾枕耶。妻駭詰其故。丐大言以述之。妻大笑曰。癡兒却忘了一件大事。丐問何事。妻曰。滿身都換。只未換得石季倫豪富命耳。丐遂語塞。

盜官

一盜爲里黨所逐。携贓竄跡他省。遂捐官焉。勢利者以女妻之。伊在需次。恣意揮霍。所用甚奢。未測其財所自來。暮出曉歸。形殊詭秘。妻問之。惟以夜宴對。妻終疑之。一夕華衣出。妻躡其後。見其入敗寺。易短衣。悄步而行。至僻巷。出斧鑿壁。俄成一洞。蛇行而進。妻急歸。集婢媼易男裝。僞爲巡夜者。伺於洞側。俟夫出。齊捉之。俯伏不

可言金 卷一
敢仰視曳下重責二十。提禪而起。四顧無人不知尋役輩何往矣。易華服叩門而歸。妻問昨夜何往。伊以夜宴看劇對問。演何劇。答曰。長生殿全本。妻曰。吾聞昨夜止演雜劇。開場是燕子箋。鑽狗洞。末場是勒皮鞞。打竹篋耳。伊知敗露。紅漲於面。不敢措一詞。妻指天畫地而罵曰。汝乃穿窬之輩。溷跡於衣冠之中。廉恥已經喪盡。不意既仕之後。復萌故態。仍不改昏夜之行。以此知貪黷凶殘之吏。皆黑夜乞憐。白晝驕人之徒耳。夫也不良。終身失望。吾甯爲丐婦。恥爲盜妻也。言訖出門而逝。

鬼怕色

一色鬼。宿柳眠花。淫蕩無度。家止一妻。雲雨之事。竟無虛夕。其妻疲於奔命。已至厭厭瘦損。閻王查知此事。命兩小鬼拘之。小鬼領勾魂牌。潛至色鬼家中。先在窗外竊聽。聽婦人說你饒了我罷。我實在擱不住。你再鬧了。我瘦的已經成了鬼了。色鬼說我全不管。就是鬼我也耍玩。兩小鬼一聞此言。大驚。抱頭鼠竄而逃。來至陰曹。見閻王以實告之。王勃然變色曰。這色鬼好大色。連你兩箇都放不過。不知他問我沒有。

爵諱

爵有五等。公侯伯子男。功在五等以上者。乃封王。想當初。寵錫功勳。何等尊貴。到而今。代遠年湮。式微日甚。其窮不敦。品更有甚於開散之人者。有人以同音不同字之語。嘲之曰。何謂公。了頭老婆硬上弓。何謂侯。一毛不拔。白喫猴。何謂伯。胡吹亂傍。慣說白。何謂子。寡廉鮮恥。無賴子。何謂男。少喫無穿。實在難。何謂王。窮凶極惡。等閑亡。

嘲大字

一老翁能寫極大之字。而寫子亦甚奇。以身爲筆。以髮爲毫。以池貯墨。以地鋪紙。每作書。裸體浴池中。濡墨躍紙上。縱橫馳驅。與張顛之草書。且圖之畫虎。共稱三絕。一日有人求寫一大成字。老翁赤身濡墨。被髮先登。但見書黑紙。曰。如烏龍之躍。巨海首揮。身送若天馬之行。長空觀者。無不稱奇。孰知字大墨少。尙餘長鈎未寫。老翁徬徨四顧。乃挺身斜臥。爲一鈎。尙少一點。又濡墨。斗坐成字。肩頭爲一點。眾見黑點中。有空小洞。殊覺詫。

異。細思之。始悉老翁穀道缺陷之處。所畱之餘地耳。觀者譏之曰。原榻舊跡。乃無價之墨寶。老翁聞而感之曰。非然也。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乃幽谷中多年之鳥道耳。觀者譏然。

嘲看表

洋人造鐘表。既竭心思之用。更奪天工之巧。其價雖昂。而當差者不可少。然不當差者亦有之。示濶也。故人嘲喜帶表者曰。必表而出之。嘲表不準者曰。虛有其表。有一人詹起早當差。心常恐悅。囑夫人曰。明日有御前要

差。你須守夜看表。到時相請可也。夫人曰。我不識表。焉知早晚。何不表上畫圈。記之。到圈卽請。方不誤事。夫如其言。在表上畫一小圈。遂放心上牀。鼾睡。夫人坐燈下。時時看表。總不見到圈。良久。又看。仍未見到。屢看屢瞧。竟不知東方之既白。夫猛醒。驚問曰。因何不請。夫人曰。表未到圈。不敢請耳。夫曰。天已大明。豈有不到圈之理。取表一看。果未見到。再細聽之。而表已停擺矣。後因誤差。被議深恨。虛有其表者之誤事。永不表而出之也。

疑卯

一窮老斗。叫一老相公。雖是一老一窮。亦要作後庭之戲。誰知這老斗既窮且兇。裸其視。兩手掬小腹。盡納之。覺胯間物昂然特立。與已物相似。自謂必是由後達前之故。以手握之。較已物更覺豐儉。訝而問之曰。這是誰的。相公曰。是我的。老斗說。是你的。我的。那裡去了。

老斗

一鄉下老力田致富。酷慕城中人看戲。下館子。叫相公。惟恐其不在行。逢人便領教。或告之曰。你要叫相公。先去下館子。須要極貴之菜。至於如何看戲。怎樣叫相公。他必一一告之。鄉下老如其言。先下館子。堂官問用何菜。鄉下老說。什甚貴。拏什麼堂官。揀一極貴之菜。與之。又問如何看戲。怎樣叫相公。堂官一聞此言。卽知是箇中老斗。唯之曰。你要看戲。我去占座。你要叫相公。快跟我來。把箇老斗帶至僻靜之處。扒其褲。玩了一箇。不亦

樂乎。鄉下老甚覺高興。說想不到叫相公如此舒服。會了鈔。忙去看戲。看到下午。見人帶相公去喫飯。他也帶相公下館子。覓一雅座。先要極貴之菜。後說要叫相公。相公在傍。甚覺詫異。說我就是相公。因何又叫。想必因我不應酬之故。忙脫褲以鑿就之。鄉下老大怒。說你別來哄我。你當是我沒叫過相公呢。我花錢不能叫你舒服。

嘲舉子

一舉子年少而美。每入場。即夢人戲其後庭。而總格格不能入。從此屢得此夢。屢落孫山。殊覺不快。後又進場。仍夢如前。覺身後物。挺然特入。與前夢大不相侔。甚覺欣幸。自謂今科必中無疑。既而思之。覺被人狎。瞞時。不像是夢。復又思之。檢直的不是夢。

學究批文

一學究與人看文。遇紕謬者。最喜批放狗屁三字。或勸之曰。先生批文。何必用此批。太覺不雅。先生曰。此乃一

等批還有二等三等者。或詰其詳。先生說第一等是放狗屁。放狗屁者。人放狗屁也。倘有人言不盡是狗屁。第二等是狗放屁。狗放屁時甚少。偶一放之。屁尚不多。第三等放屁。狗以屁名。檢直的全是狗屁也。問者釋然。

喜寫字

一人最喜與人寫字。而書法極壞。一日有人手搖白紙扇一柄。伊欲爲之寫字。其人乃長跪不起。喜寫字者曰。不過扇上幾箇字耳。何必下此大禮。其人曰。我不是才。你寫。我是求你別寫。

嘲通品

東海龍王在水晶宮。秉政八千餘年。因年邁龍鍾。欲傳位於世子。秦明玉帝奉勅旨。准其禪位。到了卽位之期。眾波臣無不歡欣鼓舞。惟四鱗長不甚如意。四鱗爲何。一是龜丞相。別號元衣大府。一是蠃元帥。別號橫行督郵。一是鰕先鋒。別號長鬚刺史。一是蚌總管。別號鐵甲將軍。此四長族。大寵多。皆爲上游所器重。因久涉風濤。沉淪宦海。各懷急流勇退之心。又因新王親政。不敢遽退。只得率領水府功勛。澤國故土。以及河伯水母。鰕

猪婆。昔舞。朝王。小王出。負闕陞水。且宮坐。通明殿。開
 金口。對四鯨。而言曰。方今四海承平。九洲清晏。榮光出
 河海。不揚波。為上者宜明目達聰。為通明之主。在下者
 宜洗心滌慮。為通明之臣。今見爾四長。皆非通明之品。
 何以輔弼朕躬耶。四長對曰。古帝王光被四表。謂之明。
 格於上下。謂之通。至通能達乎神明。至明能燭乎萬類。
 不識王之所謂通明者。果如是乎。王曰。朕以形體而言。
 耳。譬如水晶宮。又名通明殿。晶瑩透徹。猶有玉字瑤房。
 一樣。爾四臣果能滌蕩其心胸。洗濯其肺腑。淨潔若玉。

壺之清。聰明如冰雪之淨。方稱通品。請問四人中。尚有
 通品否。王曰。惟有鯀。先鋒。身披白魚衫。內穿水晶人。算
 得通品。餘皆披鱗貫甲。污濁之物也。又問。荐賢以代可
 乎。王曰。以人事君。人臣之職。然宜各以其類。苟非其類。
 其何能代。以三日為期。果能通而明之。朕有厚望焉。四
 長朝罷。各歸水府。遍覓代替之人。驪元帥請躡璿相代。
 蚌總管請江玳相代。惟有龜丞相。八鮮同類。更無代庖。
 問之於龜夫人。夫人曰。何不及時捐輸。庶邀曠典。龜丞
 相遂將多年官囊。異寶奇珍。盡貢獻之。小王及踐王位。

可無珍寶。盡賞收之。以珊瑚枝水晶盤爲回敬。龜丞相見頁已全收。自謂雖欠通明。亦可含糊從事。到了三日。龜夫人將小王所賜之珊瑚枝。插在龜頭上。水晶盤覆在龜胸前。猶如新換二品頭銜一樣。雖未見透體通明。亦覺外觀有輝也。遂同蟒元帥。蚌總管。齊來覆命。王問爾三人可以通明否。蟒元帥舉玳瑁以代。蚌總管舉江珧以代。王曰。此二物在汝輩中。稍覺通明。尚可相代。又問龜丞相何如。龜丞相頭頂珊瑚。手捧水晶盤。蹣跚而前。王勃斯怒罵曰。你這臭烏龜。外面倒像透明。內裡却甚

怪。賸次珊瑚晶盤皆身外之物。由捐貲納賄而來。豈可誇之通明乎。着革去相職。發黑龍江爲鼈。爲虛有其表者戒。

回酒並朝

王母壽誕。開瓊筵。設蟠桃勝會。所有蓬島瀛洲。青都紫府。各神仙都來朝賀。神仙中有騎龍駕鳳者。有騎鶴乘鸞者。遙望紫霧縹緲。象仙從雲中。齊下彩霞縹緲。鶴駕自天上飛來。惟有真武大帝。帶領龜蛇二將。踉蹌踉蹌。從行後至。王母各賜蟠桃一枚。飲以瓊漿。王液食以瑋

筍靈芝。觥觴交錯。羣仙不覺醉。然大醉。誰知龜帥量小。
飲少輒醉。逃至瑤池。偷看仙景。被仙鶴童兒看見。問之。
曰。何物狼狽。穢褻瑤池。上前逐之。龜帥以醉眼見。一戴紅
頂者。張巨口銜鶴頭。不放良久。真武不見了。龜帥尋至
瑤池。見龜銜鶴頭。大驚呼曰。孽怪還不鬆口。烏龜一見
主人。便告曰。我喝的太醉了。容我喫幾口水。烟醒醒酒。

